孝義縣志

第柒册
藝文叅攷二卷

LIBRARY
OCT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32
H7955
1770
v.7

册：7

孝義縣誌藝文叅攷卷一

士子讀書醞釀精液發為文章以鳴
國家之盛比之麒麟芝草殆尤勝焉無如茲邑素鮮
講求寒山片石亦戞戞難之而傳人紀事之篇又
必不可缺因雜採錄焉詩特一時吟弄無可別擇
故概附於後為藝文叅攷卷首列目錄以便翻閱

卷一

魏文侯墓碑 謝景初
永福寺藏經記 文彥博
開廣濟民渠記 張元喆

重修廨宇碑文　王元弼
重修學宮記　林珽
孝邑濬濠築堤記　失名
重開潤民渠記　武德新
重修廣濟渠記　王宏
沈侯遺惠記　王佐
補修舊治歲月記　張日昇
重修南曹村普濟民渠記　張日昇
創建侯館記　趙思商
增修城隍廟記　張晃

卷二

清理漏澤園記　張晃
科貢題名記畧　張晃
官署題名記　劉大觀
天經地義廟記　趙訥
明倫堂記畧　趙訥
重修普化寺記　梁明翰
縣丞趙侯遺惠碑記　梁明翰
洪露渠碑　失名
縣令題名記畧　趙守寀

邑侯孟公祠記　矯允高

邑侯許公祠記　失名

祀魏文侯記　閻夢夔

祀四賢記　閻夢夔

卜子祠記　錢以塏

劾魏忠賢疏　王裕心

卷三

郭司寇傳　張漢

均平里甲碑　霍焜

辛邑侯遺愛碑　失名

黃邑侯遺愛碑　失名
邑侯方公重開利導渠碑記　李國祉
龍山志序　方士模
西河考　王埈功
趙魏分域考　王埈功
請正祀典議　王埈功
書鹿洞學規後　王埈功
重脩學宮記　鄧必安
募建關帝廟後殿序　鄧必安
脩北堰長虒橋記　鄧必安

宋家庄義學記　鄧必安

馬庄營新建惠濟橋記　鄧必安

邑侯鄧公飭脩西鄉橋梁記　武國森

感頌邑侯鄧公訓士碑　馬昜

頌邑侯鄧公嚴禁踐食麥苗功德記　裴惇典

卷四

詩七十一首

魏文侯墓碑

宋 謝景初

嘉祐戊戌歲予爲吏汾州既至考圖牒則曰魏文侯斯之墓在孝義縣西五里東漢郭泰林宗之墓在介休縣東二里蔡邕作林宗碑在墓之側他日涉郡守園池見唐開元二十年孝義縣令楊仲昌所作魏文侯碑在焉其傍記墓在勝水之陽與其周環高大甚備至大中十年刺史崔騈自孝義移於此且盡叙魏之世系始卒於下而於州城之東大中佛寺北廡得林宗碑備刻二辭其一蔡邕之文其二記林宗後裔纖悉不刻立碑之年載推本似隋唐間不知何時移

置州城也予遂摹二碑畀孝義李令復介休閆邱令訪求二墓已而得魏文侯之藏而林宗亡之矣葢楊氏所建文侯墓側載述之詳也惜乎人知愛其碑恐暴露毀拆而徙之不知其碑徙而墓夷也今林宗墓旣不得幸而得文侯之墓如不表識久之則亦平夷磨滅如林宗無疑也於是使李令改石别刻楊氏之碑與其所記墓之周環高大并崔騈所列者盡鑱而立之墓側予是爲記其由庶幾可考矣

永福寺藏經記

宋　文彥博

彥博蒙祖禰之餘慶被過庭之嚴訓遭遇聖時早登科級驟叨進用藩輔逾四十年慶歷中忝爰立恩得立家廟四世於西京又高曾祖墳在汾州靈石介休二縣父母墳在西京伊闕縣皆在有奉墳僧院各得賜額曰永福教忠積慶得撥放童行澤及大臣之家至優至厚以至子孫敢不克荷內介休崟玉院西京資聖院乃因舊院已各有藏經惟永福教忠院近特捨俸賜金帛各置經一大藏付逐院收掌逐時看轉以克資薦本院主首知事僧精嚴護持不得少有損

失

孝義縣志藝文徵攷卷一

士子讀書醞釀精微發爲文章以鳴
國家之盛比之麒麟之草殆尤勝焉無如茲邑素鮮
蒐求寒山片石亦覺尋難之而備人紀事之篇又
必不可缺因雜採錄爲詩備一時吟弄無可別擇
故標附於後爲藝文徵攷卷首列目錄以便翻閱

卷一

魏文侯墓碑　謝景初
永福寺藏經記　文彥博
開府濟氏墓記　張元齡

重修廨宇碑文 王元弼
重修學宮記 林珽
孝邑濟源鑿堤記 失名
重開濶氏渠記 武德新
重修廣濟渠記 王岱
洸侯遺惠記 王佐
補修孝治淡月記 孫日昇
重修南曹村晋濟民渠記 張日晟
創建候館記 趙思漸
增修城隍廟記 張蘊

開廣濟民渠記

金　張元喆

國之本在農農之資在水水之爲利廣矣大矣原其性之潤下功之濟物而注瀉無窮周流不息淪浹之道詎非涓哉孝子河者發原孝義之西山百餘里一水自高唐之西北會於白璧之左次南二水合流四派縈紆遶郭東注入於汾其於常也救旱之功爲最郊之西南層巓崇卲屬谿聯壑經積雨支流吞并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三二丈邑東卑下之田瀉鹵之地變爲膏腴民實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民蘇公仲禮者世習儒業朱公淇者精通筭術以積

水窺管知地形高下二公慨然相謂曰今之大旱編戶愁歎孝子河岸高百尺開崖穿洞流渠行水料多工成之可以救旱今雖不及興嗣歲不亦可乎聞者忻從集工七十五公以巳錢代買渠地十餘里費千餘貫就藥家里河口三處下七月十九日啟土率衆渠長監部人役莫不相勵而樂為之導及邑之東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間地之出者削而平坎者積而坦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斷岸則剡木為槽以通焉積工至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落成三年月日也牛車并人力總二萬五千餘工孫奇等推

舉二公作都副水頭立券分水酹之沿渠枯骨以瓩
枯葬於寺之陰會朝廷賜廣濟院二公及衆工相謂
南北地八畝施院下所葬枯骨利及幽冥名渠以廣
濟不亦宜乎且田之瘠者一溉之効稼穡如雲變磽
埆爲膏腴轉貧窶爲康阜此濟之廣又可知矣夫先
王之治天下也始於一夫之遂成於萬夫之川有瀦
以聚之有防以泄之史起導漳水以灌鄴白公引涇
水以注渭民至今歌之二子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
利寧讓前賢之嘉蹟也哉同導河者五伉家里王家
里仙開觀龍渠皆不就獨此渠成焉則二公之功尤

有不朽者爰是紀其始末俾後世知創始固難而成之非易易也

重修廨宇碑文

[illegible]王元弼

夫廨署之建原自古以迄今雖興廢有時稽其歷譜則可見矣粵自周武王伐紂封大臣高於畢以是爲姓其後裔畢萬事晉獻乃賜萬爲魏大夫卽今西河屬郡也萬世孫文侯斯列國於魏當時天下有七雄魏居一也迨乎曹魏立西河國分此城名中陽縣後及元魏孝靜帝武定元年烽燧有警大城不保移築子城西北隅迄今七百五十餘歲矣當時卜地建宇卽今之重修者也歷唐貞觀元年邑人鄭興以孝聞朝廷因改中陽爲孝義以其世代旋更歲月綿遠至

於戊寅皇朝開創天兵拔縣廨宇悉爲灰燼已丑歲宣差完顏忙苔李大苔木來撫是邦建住宅於廨之舊址於今六十餘歲其間繼是任者多矣覩茲遺跡或知而不問者有之問而不謀者有之謀而不爲者有之及乎至元丙戌新遷達魯花赤阿散縣尹王絜簿尉周備等下車以來僑居民舍聽政於驛館鞫決獄於神祠莫不肅然而嘆因謀同僚各割已俸不足仍醵衆庶明年二月乃成南北堂東西二廳計十六間又創牘房門樓狴犴俾舊者新之卑者崇之闕者完之少者增之乃卜吉日移司於內遂使政有

右邑有廢址民有觀瞻之歎衛署稱爲儀門閲守
煥然燦然一新豈不快哉邑之人士忻忻相謂曰先
後遷官不可勝數苟延日月聽諸前去未有一言及
此者公來能復興之功不誠偉與高嵩巍焉余爲記
固辭不已勉以俚語紀其實該如此

重修學宮記

元泰定二年任林珏邑令

混沌既判兩儀肇開天不用日月以分晦明則晝夜罔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既沒周室寖微天不生孔子以著人倫則上下無別式丁叔世政教失禮義廢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立天經正人紀以不賞之賞不誅之誅成春秋備一王法固仁義之本塞篡弑之源俾亂臣賊子知勸是天畀孔子以將聖之任扶世導民其尊如天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無以併其大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歷漢唐宋逮我朝聖聖

相承皆知尊孔子仰惟元正諭謂孔子之道垂憲萬
世曁至大己酉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論春秋以太
牢由京師至郡邑崇修廟學士大夫由之賢於政者
曉然獲承上意所向或創或因靡敢不虔孝義乃冀
寧之屬邑汾之附庸冑葺以來獨一殿存焉棟宇卑
陋規模不稱元正再禩縣侯董完澤來蒞於玆即廣
其隘崇其卑增其闕殿廡繪塑薦祼器皿皆得儀式
豈期大德癸未仲秋坤輿一震聖宇官廬悉爲摧圮
雖其成敗有數亦可爲長嘆息焉明年甲辰太谷郝
侯思敬作尹是邑嘆其泮宮一頃奠謁無所乃葺門

僚議其事萃材築基締搆經始爲宇宮齋房庖湢嚴整規模崇峻以致宂役未獲告成至大改元戊申春侯來牧下車首謁顧玆廟事不振大以爲戚吏民及豪右其承厥志偉儒吏任儼濟以副文督營甃焉廓其地址廣其陛級殿宇穹隆像設儼辟屏以門繚以垣而新宮肅然春秋丁祭僚吏諸生揖遜升降於衣冠俎豆間使郡邑家知孝人勸忠以識吾孔子天人經紀之道善宅厥心前尹之功孰能與此余泰定春授是官謁廟之餘常詢訪諸儒以瀚學興廢之由耆儒武泰等數以由對既而相告曰泮宮修完積有

年矣先後相映光彩洽人心欲記而未能作石在庭遡前宋崇觀間典學所設尚爾覆地未起若乃興作以立藉舊以新因事不替用紀始末刻之庶幾將來亦以爲勸也

孝邑濬濠築堤記　失名

邑之西北蜿蜒屈曲高下皆山一值春霖夏潦萬山之派悉東注焉城中之水無所洩城外之水無所蓄兩相距而衝决激盪滙爲巨浸歲歲爲城垣民舍患葢城之濠淺且隘又經塡淤向曾有護濠堤岸兩重亦漸就摧圮故水之患較前益劇予蒞事之明年因其故跡募丁夫數百名具畚鍤興鼛鼓親身督役俾濠之淺者浚之深狹者闊之廣堤之卑而薄者增高益厚樹柳數千株使牢固其根址保使無嚙蝕焉庶西來諸山之水不至內逼於城城中積潦悉注於濠

居民安堵城郭宴然然後予心始慊尤冀後來者踵行而修濬之以俾勿壞則一邑生民之幸也是爲記

重開潤民渠記

明[illegible]武德新論 年任

孝義縣之西南隅有河名曰孝子源出縣西百里之薛頡山有渠曰潤民通孝子河引水漑田其來巳久歷元辛卯民以避兵爲急不暇於農至我朝洪武九年命亞尹成公器之來治是邑下車之始惟以招集流亡勸課農桑爲守土安民之要攢合戶籍均平地畝示寬征薄歛之由奈殘毀之餘民猶有未獲來蘇者繼至去秋及今春不雨乃呼里民喻之曰方當東作雨澤愆期歲功一失饑饉臻矣茲有潤民渠廢未久若葺當汲汲起壩導水庶可利農事而禦荒旱矣

衆皆鼓舞從命卽糾合鄉村之被利者得工八十有五始自二月之辛未卜於高崖底壅築堤堰疏通水道成於三月之丙申由縣南廂達於縣之東北隅次則文瑞中義等鄉首末輸流循環不已俾磽埆之地變爲膏腴舄鹵之田轉爲肥澤二麥蕃然而秀五穀蓁然而茂籬落園圃閒一望如雲耕者悅而耘者喜荒者闢而閒者作回凶儉之萌爲饒給之兆是以田夫野老馬走牛童皆知水之利無窮公之德實溥矣衆乞予爲文以紀諸石欲使後之人被其澤而思恭不忘也併錄工程人姓氏於碑陰以共傳不泯

重修廣濟渠記

王芬

西唐之山有孝子河源出孝義縣西北山跡於白壁之左右旁分二水合流一派開渠東注環流城郭西廷賜額曰廣濟渠潤物惠民誠有利於百世也迺年以來世說俗殊物因時變或秋水泛流洪波横溢久而淤塞傾者傾平者漫且荒且湖耕稼之地咸爲膝鄉顧民葺隤與民物潤澈不復知有廣濟渠矣洪武庚戌春三月天久炎旱瘠瘝之民殆競更生新授判簿成公踐之濮梁人也才識通敏素以民事爲心勤於治術成就中其人熟諳事務因詢廣濟渠之所

以曰我始祖諱曰達奇曾曰琳曾祖曰義祖曰璘父
曰邦彥五世相承守利之大莫如廣濟渠有事之秋
水不通流其功廢弛既逆不獲豐饒矣公闢之於務
於是驗地之形勢水之故道率衆興工雲集而望不
旬月而渠復成知物之情與民之利亦猶淮鄰
溉水注渭竟能開闢之業者備之今百世而幾其不
朽乎

沈侯遺惠記

明 紀年 王佐 士

孝義古三晉地風氣剛勁邑小政繁號曰難治凡宰是邑者率多解綬去迨景泰乙亥秋東魯沈侯來治斯邑下車之初先以德禮之化厚其澆漓次以禁令之嚴鋤其強梗因時措置隨事適宜善政如春陽有腳善教如秋水無波其修治之道盡矣繼而建宣聖殿棟宇宏麗齋厨器皿整飭可觀選生徒攀巍科其勸課之方篤矣壇場廟宇之維新不見勞而事功集倉庫廨舍之堅固不役民而勳業成至種柳遍道鑿井濟人均水利以灌溉而民蒙其惠者不亦厚乎民

有負租三五百者逃徙將盡侯撫恤代輸之其愛民也不亦仁乎里有王才路病陡峻侯諭民以開治隳高堙下甬浹旬宛若康莊可通兼軔其便民不亦多乎城郭荒曠侯則循形勢督之修築周圍高突數仞構四門堞雉百堵其禦侮保民之意深矣廢墜者修舉之閉塞者疏通之未爲者創作之由是政善民安神人恊和養素於平昔有爲於一朝有本者固如是與今侯致政既歸治民侯儉輩思慕不忘請以實行勒石俾瞻其石者知侯之遺愛無愧於甘棠讀其記者知侯之功績庶幾乎河洛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毋保艾爾後德音不已此之謂也侯姓沈名純字
中山東平州人

補修舊治歲月記

明宏治元年任張日昇邑令

宏治元年冬十一月余來知是邑以教化安養爲心農桑學校爲務均平賦役殄除盜賊凡利可興弊可革者卽與興革之强當鋤弱當扶者卽與鋤扶之催科以時簿書無壅詞訟少簡而事多就緒遂及夫敝壞者乘時以次而修葺之蓋以公署者政事之所也正廳建自元大德間迄今百九十餘年敝陋弗堪兼且促淺故於宏治二年季秋因舊架而增深二丈砌以磚石圍以木欄仍於後立庖厨五間西北隅立工匠局三間分糧倉二間西南隅建馬神祠一間牧馬

厦一十間徙獄門於儀門之內其功雖鉅不越月而落成學校風化之地也堂齋創自洪武初年今百二十餘歲傾圮弗支況又卑陋遂於是歲孟冬撤去故構創立明倫堂五間東齋樹三楹西齋亦如之前立門房左右二角門其費雖多不滿期而畢舉宏治三年秋成之後補築城墻垛口高九尺覆以磚瓦四門各建門樓三間以壯保障之固宏治四年農隙之時重修布按二司二門各一間後堂拖尾四架塗以粉飾兩廂各三間以安上官之寢六年改立帝君祠三間開學門東南向號房射圃東西對峙七年復建學後

堂五間開三門俸廩倉左右輔翼又建澄清坊一座
公館後寢三間西南一壇齋宿房三間東西吏舍各
三間八年秋以鐘鼓敬晨昏節號令政事之一端也
前人懸之於槐岔間亦因循數年未暇飾之以架士
夫見者莫不匿笑欲創建柰力弗逮一旦故老咸曰
縣東南隅舊有鐘鼓樓前龔二尹立於真武廟前爲
樂樓余以爲真武棲心元妙必不樂此遂移徙分建
於戒諭亭之後東西各一架而增大之以懸鐘鼓而
宣政令也通記補修則有十以間架計則九十其數
雖多尚有缺者幸而來歲有秋重修東西幕餘及西

吏舍庶幾少完矣凡此修葺因舊規而增新之未嘗得已改作其料物皆因時措置不敢科擾民財其功役皆因在官而益之不敢勞民力故民不怨而厥功成矣數事既竣非敢自修其能春秋有事必書姑刻此以紀歲月俾來者其有考焉

重修南曹村普濟民渠記　張日昇

聖朝大政畢舉其於水利一事特注意焉既設郡縣以分領之又命重臣以總督之無非欲其水之大小凡可以利民者悉令築堰鑿渠以備旱潦而灌民田尤慮其職之舉廢無以勸懲故於律戒其官失時不修堤防懲其民則曰盜決河防俾人人趨所以利民而避所以病民者孝義古名邑也境內山川環繞水泉灌溉之利亦多西有勝水河舊有潤民渠廣濟渠新開上原村渠賈家庄盧家庄渠北有行春河舊開號城渠柳陂渠東有汾水河舊疏王政村渠文峪河

渠歷歲滋久率多淤塞宏治改元仲冬予來知是邑明年春民有以故事陳者悉與鄉人疏通之南五里許有渠曰普濟民者其原出自西南七十里玉泉山下經流南曹村入勝水河東道於汾其勢湍急隄防每爲所壞水利弗興況此村四顧桑田千頃非資此水曷克有濟先時永樂間知縣劉祥創修之未幾患大水堤堰坍塌遇歲旱民多病之越數十年更代無常未暇有舉之者予於三年春詢其故事急欲復舉親督工役不踰月而成纔經二載患大水河防復崩六年秋三尹欒公達幕黃公鄉耆張能等詢謀僉同先

期黄公督工事將黄公出葉公代焉尋舊蹟而增築堤堰高厚倍於昔傍栽柳樹百餘以附之仍立分水日期於是渠道通流歷數載無崩決之患鄉民僉謂宜立碑以紀歲月予因民之自記者并及渠之兩岸民置田畝四至認粮石斗升合水程次第澆田頃畝村落散處贅陳於末圖以示將來云宏治十一年秋九月記

創建候館記

明嘉靖年 趙思商 邑拔貢生

孝義縣隸汾州為冀南道南距靈石縣隸平陽府屬河東道各道制有藩臬重臣二員以守巡其地撫按及部使以公役往來於道者則我縣南二十里許嶺北溝適其衝也每公使經過守巡或於此郊勞處無其所縣司則追呼村民爲廬舍勞費頻仍難爲久計脫遇風雨則雖有此不支也縣侯劉公下車之初遂謀之縣丞李子主簿林子曰此若細故貽害甚繁與其勞費於頻年孰若永圖於一日昔單襄公過陳以候不在疆爲譏候館之設誠不可緩也李子林子曰

是先我二八之同志也於是鳩財聚工易官路西民
地若干畝其中構正廳三楹南北各門廚房三楹大
門三楹署曰候館仍 居守視人其財出於罪贖而
民不覺其費力出於公役而民不以爲勞匝月間而
爲公私無窮之便矣先是正德末年縣候岩渠閔公
亦嘗有志未果繼此者又多以縣事不暇凡有迎送
姑仍前責之於民欲刱建館舍獨力難成且憚於始
事恐起口實然蓆舍之費民歲受其害而不知也是
役也不惟官便而民亦便矣顧斯地實當曠野倘缺
居守民不知義强者侵其地弱者竊其材久而必廢

在今日則徒勞於官在他日不又將貽害於民乎王
同民某某重其役之便於其里人也請余叙其事勒
之於石聊以識其方數歲月若夫公之德政誠有大
於是者茲不敢贅公名大觀字伯顒號對松

增修城隍廟記

明嘉靖壬辰科進士張　晃　邑人

城隍廟天下郡邑皆有之謂其有大功德於民也神之小而爲防爲水庸爲昆虫猫虎猶得列祠祀而血食一方况城之高池之深百里分域之廣以袤也有神尸之禦災捍患保障人民者其功德不已卓然大耶神於民有怙冒之恩民於神有報稱之禮焉家尸之戸祝之非諂矣一飲食而祭之非瀆矣合一邑之人新廟貌而承祭祀靈之所在顧可聽其敝陋乎孝義縣城隍廟舊在城西北隅刱建於金末修建於元初我朝洪武成化中知縣郝思敬主簿成文貴義官

張禹等再修之迄今四十餘年矣風雨雀鼠之所蠹
棟宇傾撓甃甓破裂若將墜焉無以肅具瞻而起敬
畏義官張公禹病之慨然以修葺爲已任乃謀於壽
官吳公鸞協於大泉張首輸百金吳五十金大泉十
金五金一金不等合得千餘金乃飭材鳩工諏日而
興土木之役大殿五楹左右司廊廡二十四楹寢殿
三楹左右廊廡六楹棟梁之欹仄者正之榱桷之腐
蝕者易之楹柱之卑小者崇之垣墉之覆敗者甃之
黝堊丹漆金碧重輝煥然倍勝於舊矣又病樂樓之
湫隘無以陳歌舞而樂神聽也撤而去之更構以危

爲三楹高三丈深三丈廣五丈有奇延閣棧道翼豐飛簷脊獸崇嵩尾指霄漢遂雄峙於汾水之上而壯閤邑之觀矣工興於癸未之五月落成於乙酉之十月葢三年云衆謂宜有文以記之予謂神秉陰陽參造化乘風雲乃變化不可測者烏能以形迹求然廟之修與否雖於神無損益而寔有係於觀感也使歲久而坐視其敝焉風雨不除日星不蔽神且不能冠冕而臨之在上則崇德報功以人事神之道不幾於熄乎公之所以不惜其財與力如此也予因紀歲月於麗牲之碑並撰樂歌三章以侑祭焉歌曰

畫棟兮雕甍葦故兮鼎新衣文繡兮佩珠璗荻蘭桂兮薦藻蘋吉日良辰兮老幼拜迎神威赫濯兮用監微誠

右迎神

篪管兮繁絃鐘喤兮鼓闐俎列方兮豆羅圓搜海山兮具珍鮮民稽首兮座前靈連蜷兮眷憐

右享神

禮備兮樂終返旆兮紫宮驂兩乘兮駕六龍神眷顧兮民禧洪雨暘時若兮年穀豐千秋萬祀兮載神功

右送神

清理漏澤園記　　張晃

孝義漏澤園舊在城東三里許地九十七畝後爲地鄰所侵留四十畝復侵之僅存二十畝漸至十畝人皆憤懣不能平官不究民固莫可誰何也去秋縣尹劉侯訪求民間之利病而興革之悉其事乃就今之地鄰以追求其私買盜賣傳授有徵各薄示罰地如數還之官東得十五畝西得十五畝合舊存十畝得四十畝東西至某南北至某繚以周垣樹以牌額凜然而不敢犯矣勝溪子曰漏澤園者我朝仁惠之政

也太祖登極之三年詔天下立義塚凡貧民無葬地者聽其埋瘞大哉皇仁惠及枯骨善推月令掩露埋胔之義矣夫民貧死矣葬無地矣上之人不爲之所焉不爲道上之莩即爲溝中之瘠不爲蠅蚋之嘬即爲烏鳶之食無以慰死者魂不幾傷天地之和乎是則仁人之不忍王政之所矜也我朝漏澤園之設行於一邑而一邑被其恩行於天下而天下蒙其惠雖舊無地者猶必剏建之況置自百年以前數逾九十畆之廣官捐地而豪民攘之豈理也哉豈法也哉且畆留四十十失五矣降而二十四失三矣再降而一

十九失八矣以貪饕之心日垂涎其間欲無窮而地有限勢必盡爲其所有而後厭此侯之所以不恤浮議毅然以清查追復爲功也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之謂乎

科貢題名記略 補

張冕

士友天下而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而論世者也況一鄉之先進乎顧此科名之人不有學淵源而究天人之藴者乎文藻繪而宣邦國之華者乎功施社稷而列鼎彝者乎澤潤生民而垂竹帛者乎德行兼至而薄雲漢者乎道藝純備而式桑梓者乎若此者人不同也而同謂之賢者賢者後之人將仰慕以爲勸焉不有誦帖括而濫選舉者乎尸素餐而竊祿位者乎恣酷暴而殘虐小民者乎肆貪饕而私家囊橐者乎仗威勢而武斷鄉曲者乎高氣岸而狎侮老成者乎

若此者人不同也而同謂之不肖不肖者後之人將詆惡以爲懲焉作人才而厚風俗成教化端於此乎在矣豈漫焉不係輕重哉

官署題名記

明嘉靖二十九年任 劉大觀 邑令

孝義舊無題名碑予自嘉靖庚戌受命吏茲土即歷訪前吏姓名欲礲石爲司馬公韋弦計乃詢故老稽往牒得某人而下若干人上焉者莫之可考也已遂以不備而輟迨今甲寅又閱三載復懼及今不錄則愈久而愈晦也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乃即其知者刻之處其右以俟來者嗚呼縣治之創昉於曹魏元初兵毀地覆前無可考宜也乃明興百八十年不見有是焉謂非闕典與雖鴻人達士揚烈垂聲如唐令楊仲昌氏固不假是石爲有無而循名責實勸

善懲惡爲中材計者又豈可以終無恥覩斯石也其
愼之毋使觀者得以指摘而致懲焉或亦相成之一
道也是爲記 方志

天經地義廟記補

明嘉靖己未科進士趙訥

唐孝子鄭公興刲股愈其母病事聞於朝遂以名吾邑且祀於學宮漢河北隆慮郭公巨恐子分母食埋子得金縣東北清義郡有郭廟豈郭嘗客遊於是後人因而祀之與夫郭非縣人尚有廟鄭縣人也而祀止於學宮豈非邑之缺典哉縣西下坊郡舊有龍天土地廟年久傾廢里人議欲重葺訥白於縣侯肥鄉似齋李公加祀二孝子繪像於壁扁其額曰天經地義之廟或曰身者親之枝也而鄭忍其體子者親之後也而郭忍其子雖曰爲親而皆非親之志也孝貴

養志口體次之昔曾子之養親必請所與將卒而啟其手足幸其免焉則於其身若子必有所不忍也二賢之事為其親之口體焉爾顧其事不能使其親之終不知知之而其親寧能忍其子之體與子之子乎則是重傷其志也尚得為孝乎故二賢非中庸之孝也訥曰凡事顧其心何如爾二賢之心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身若子心既有所重故不計其有所輕孟子論世俗不孝有私妻子不顧親養者則知有子而不知有親覛郭之為親埋子何如也又有惰四支不顧親養者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覛鄭之為親刲股

何如也當時章子之孝不爲世俗之所爲孟子猶與
之禮遊茲二賢之孝爲世俗之所不能爲則祀之也
又奚疑是將以愧夫世之不孝如孟子所列者欲其
心二賢之心而非固欲其必如二賢之所爲之迹也
是役也起於萬歷春二月七日落成於夏六月十三
日訥寄農其鄉因記焉

明倫堂記畧 補

趙詡

吾夫子論語一書首以學言而訖者即以孝弟一章次之豈不曰學者所以學爲孝弟也孟子以仁義明孔子之道而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故其論三代之學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夫人豈外於孝弟而孝弟乃人倫之大者由此充之五倫具矣哉 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即命郡縣立學而顏學之堂曰明倫成祖文皇帝頒五經四書於學校無非明此人倫以行吾夫子之道也哉 皇上特製敬一箴仍注五箴頒示天下郡縣蓋又有以揭人倫之本矣吾儕幸生

斯世適居是縣寧不因其名而思其義以遵聖明之訓夫子之道乎且吾縣之以孝義名者以唐鄭興之刲股愈親疾也鄭子之孝雖其一念之誠有不可假然律之以夫子之道蓋非中庸之可常行者聖世之所不貴也吾儕果能由中庸之理措之常行自良知良能之切者達之天下之事則所以通於神明塞乎天地舉不越此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予雖不敏願與諸君子近援吾邑之所以得名者而要諸夫子之道以對揚聖明之訓焉

重修普化寺記 補

明嘉靖丁未科進士　梁明翰

縣之東三里許大村有普化寺始自國朝永樂二年正殿高明兩廡拱向堦前翠栢參天牆外蒼松圍蔭中有觀音畫閣金碧輝煌東西各方丈一所周圍田二十畝僧徒耕稼以贍焚修閴寂深邃離民居絕遠靜坐足以養道心觀遊可以滌俗慮固一方勝境也余總角從蓬瀛傅先生學嘗遊其中嘉靖已亥寇友洌泉張公偕弟南泉檻泉二公約余借舍讀書修舉子業同榻二年不入城市時思齋霍公居吳屯止隔一河每月六赴其會會之日作文既成必加點竄披

此虛心不少阿諛析之極其精而後已眞有直諒多聞之益因名之曰文鳴會一日洌泉謂余曰此寺歲久傾圮吾儕他日有成當重建之言猶在耳嗣後聚散不常出處頓異洌泉尹德平南泉尹羅山檻泉延安太守思齊兵部尚書余亦叨歷今官隆慶末年先後皆致仕逍遥林下顧寺僧來謁各捐貲十金爲重建之倡二十年前之言始踐矣未幾保寧太守陽谿趙公自蜀告歸喜其義舉亦捐幣爲助里人沁水訓導劉前川率鄉老布施主僧化緣改作增麗所費不貲至萬歷九年工方告成今寺宇一新煥然可觀惜

南泉思齋已先棄世矣余與測泉檻泉年入耆耋老
而不倦追憶往年文鳴之盛其心猶耿焉且以示後
之人知一會五人皆登科第得於會文之功居多能
無聞風而興起者乎故茲志其固陋紀其年月蓋繇
重舊盟不惜小費非敢崇尚佛教以俗子藉口亦非
敢以十金之助妄擬蘇公之留帶以鎮山門也大明
萬歷十一年歲次癸未記

趙侯遺惠碑記

梁明翰

嘗聞甘棠之詩歌召伯之仁峴山之碑思羊子之德君子之爲政類若是也趙侯以工科給事中於嘉靖癸巳謫丞下馬之初修廢整頹更化飭治威振汾陽則宗戚斂手聲馳南冀則隣邑傾心吾邑之民嬉嬉然無不得其所矣惟可慮者本縣夏秋每石起驛粮一斗三升貼靈石縣瑞石驛馬騾牛六十四頭較他縣獨苦況路隔八十餘里往來支應不便小民每受欺凌之害正德間司馬里任子銳悅禮坊張大潔曾赴巡撫告准行平陽吉隰鄉寧等處均派每石稅止

起驛糧一斗三合太學生武清亦曾奏聞欲本縣立驛不果雖驛糧少減而馬騾之役未除其害仍舊也侯甚惜之遂查前事始末具申巡撫革騾牛二十六頭見今空閒一百餘戸是除一時之害遺百世之利矣古人云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公之所寬者不特一分已也民之受其賜者何如哉越二年遷直隸宜興尹臨行父老墮淚於道曰父母父母今舍我而去如德政之不再瞻何仰慕之心歷年如一日至壬寅陞山西按察副使分巡冀南父老又莫不欣欣相告曰是又五郡之福也豈獨吾邑哉蓋德之入人者

深而人之感之者至也使不爲之記則後之受其賜
者莫知所自茲子鋭弟子鉛念兄孝行暨姪庠生仕
呈縣願捐貲以勒石亦歌芇棠而思峴山之意也矧
今郃侯平山以北燕之豪傑膺天曹之推調一時政
簡刑清吏畏民懷又其德政之相繼者也愚固重感
趙公遺惠嘉郃公之濟美而并喜任氏之好義故爲
之記公名國良字邦遂號南澥陜西同州人嘉靖巳
丑進士

洪露渠碑

爲請開義渠以興水利事據本縣大孝壟大孝堡生員霍崇高霍毓秀鄉民張大登霍尚貴李天巍等呈稱本堡南有勝水河自洪武初年開渠城西四里九村輪流灌溉其下流本堡原有舊渠日久荒廢民憂阻饑者已有年矣今地別開新渠救濟一方誠恐偷惰者隳功豪强者專利懇乞均定程限庶無偏苦等情擬合出示每地二十畝派夫一名共開渠道更同立私約循序灌溉永爲遵守違者法究不越月間功已告成民無異議矣但民情於始事容有仗義而行

者久則見利而爭奸僞滋出不爲久遠之計徒勞經始之謀故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萬歷十二年買地開渠姓氏列後

李補　張子壽　霍天綱　李華

萬歷三十二年開渠八甲渠長姓氏

霍崇雅　李天巍　李天恩　張大愛

王思仁　李希曾　張遇吉　李希松

李希槐

縣令題名記畧 補

明□□□邑人 鄉科解元趙守宗

余邑政修人和百務具舉惟縣之題名尚缺邑大夫峒麓劉公樹石鐫名屬余記之余惟士初仕爲邑令百里民命惟其所造其顧忌者獨名耳說者謂政之美惡止於一時名之淑慝彰於去後余實應且否夫名從器生有器必有名故士人以官爵爲名器人嘗用器之時器之醜好局中自辨豈暇須於既用之後哉故去後之名即從服官時定焉以余睹記銓選縣陵之格臺司月旦之評惟責於邑令者最詳最刻而邑之鄉校輿人亦得闗其是非之口少不當人意言

議朝暮生矣噫可畏也哉若曰獨見自是衆口難調利姑博於一時名且付於去後安知顧忌之心不轉而爲好名之心也哉甚非劉公題名示後意矣

邑侯孟公生祠碑　補

萬曆四十三年　矯九高　[illegible]主事

孝義尹孟公霖蒼鳴琴敷化五載於此獎善鋤奸百度具舉民方僉謀建祠以酧公德者㒵久甲寅春公以河水壅肆泛濫漂沒甚特築堤障之益永世之利也益勤前日僉謀者之心於是鳩工舉事功適告成因丐余爲記余考邑乘孝義城之西南數百餘武有勝水焉逶迤環繞其形若帶發源於城西百里許之狐岐山云其間千山森聳萬壑經亘縷縷不可指數大約有南北兩川之分延之六壁而下交滙爲一區署雨稍稍驟集其泛漲之勢直從西下衝城門而入

焉民間廬舍半爲洿池而民之不爲魚鱉者什之六七噫亦苦矣每當盛夏時百姓輒作啼號聲櫂淹没之無日公目擊此狀潸然下涕曰天乎我實不德百姓何辜迺躬自擘畫達其道里幾何計其功費幾何至劬勞敦掌日夜不休百姓亦踴躍從事而歡呼杵橐之聲相聞數里不費公帑毫毛旬月之間大功畢集嗚呼凡民難於謀始易於守成計堤之延長約有七里而遥經營度量之始而落成卽在奄忽間所謂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者也非公之補澤池入民心非民之戴德勇於鼓舞當不見功若斯之速也又期其

承障一方即於堤前豎坊紀其歲月令後之蒞茲土
者時加修葺云耳豈徒壯觀美乎仁人之心亦厚矣
仁人之利亦遠矣夫祀典所載有能為民興大利者
則祀之有能為民捍大患者則祀之夫水利天下之
大利大患也公不憚一己拮据置萬民於衽席間其
捍患興利孰大於此建祠尸祝誰不便之況學校為
育材之所公於館穀督課外更設廣惠一倉捐粟百
有餘斛以為諸衿養廉之需其注意根本非徒以故
事相尚又每歲冬民有顛連糊口不給者開厰煮粥
春和始罷其存活者甚衆公之惠澤及人來謁者備

道其所以余不暇詳及特舉其大畧者書之見公之
用心民事者倘亦有饑溺由巳之意焉故南國之愛
芾棠也則曰召伯所茇夫子于鄭之子産則以惠人
稱之兩賢心事不昭然在人耳目乎公祠之崇報民
秉之彛固知不爽而公之心事自當與貞珉並垂不
朽矣因系之以詩俾民歌之以祀公云公諱道溥字
德昭霖蒼其别號也直隸覇州人辛卯舉人詩曰公
發奇秀自朔方巍然聲價珍琳瑯銅符墨綬蒞中陽
經綸揮霍氣昂藏培植芝蘭茂且昌鋤除稂莠凜冰
霜化敷芹藻洽膠庠繽紛桃李爭煇煌賑窮推甫齋

饑荒勤殷軫念如身殃馮夷爲虐肆猖狂滔然洊迴

增悲傷金堤卜築鞏苞桑狂瀾既倒心始康循良自

古推龔黃公將追逐參翺翔蒸民好德秉彝良心乎

愛矣何日忘宏建祠宇勝水傍瞻依孔邇吟芾棠清

流如玦水泱泱雉城四繞雲蒼蒼拜公之象起欽莊

肸蠁依稀百世芳

邑侯許公祠記　　失名

恭惟孝義雖係嚴邑自改汾爲府而軒蓋之往來徵調之頻數催督之頻雜加派之苦累以至旱潦之相仍水火之相害而邑中百姓遂魚肉不堪矣是以官於斯者雖極意撫循而凋敝之形不能蘇其萬一每爲當路所扼腕迺許公廉明公恕出自性生起家甲第授天官符宰而治焉初下車內備井臼而一粟一豆不虧其價中敬蔬圃而一莧一芥不借於民布帛取自深居贖鍰不及無罪催糧止問逋年鄉村之鷄犬不驚拘鈎止用原告逮及之無辜不擾吏胥供膳

繕之用不得弄法舞文皂快給奔走之令不得假威肆志處賊盜則審既真而盡法以加禦棍徒則情既得而依律以遣市井肅清室廬安恬修廟修學黌序爲之改觀助婚助喪貧士得以霑惠廣學端蒙養之功課士溥菁莪之化時當邊役苦費調停報民兵則酌斟無限增稅糧則經畫有條此尤甚有德於民者如斯名杜久任地方豈不稱士民之意甫二載忽承朝命喬遷榆次初聞之士民相聚吁嗟而嘆曰是榆次人有福而吾邑人無福也是已不能挽回心總不能自已頌其德化寧有窮期而古典尸祝肖像以祀

益世所以寄不能已之情也於是闔縣紳民武成等共起遐思建立生祠於北郭周行高阜之上正堂三楹東西翼室各三楹有甬路有儀門有大門而正堂內別建遂閣肖公之像宇垣宏敞廟貌森嚴此固萬世不朽之基況經營堂構閱三月卽完庶民子來尤徵樂事之誠乎蓋車馬雖遷斯宇常在士民過而叩焉有不平則質之有不獲則訴之

祀魏文侯記

明天啟元年任　閻夔　邑令

邑有魏文侯廟有司每遇朔望具香楮謁焉獨於祀
事未舉邑之西郊其故壠在焉余嘗一至其地考核
舊碑依稀堪讀野老村氓尚有艷言其事者樵夫牧
豎相禁勿牧其上祇徊留之不忍去因嘆當世之爲
侯王君公者多矣一時則榮沒則已焉侯去今千百
年而荒塢遺址猶使人追思景仰非其功德深入於
民哉則血食宜矣謹設措祭銀若干并四賢祠同修
祀事皆附於春秋二祭之列

祀四賢記

三賢祠在魏文侯廟之西偏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也後益以吳起爲四人額曰四賢閣議者曰子夏西河之師範也流風遺教至今如新尸祀宜矣若田若段雖不必盡合中道然而曠懷勁節真足廉頑立懦千載而下猶想見其爲人起何人斯乃得並列俎豆竊恐三賢有知將羞與同案矣亭夔曰西河守魏之賢將也祀典曰凡能爲民捍大患者則祀之吳子行誠無足取乃爲魏守西河而虎狼之秦不敢犯閭閻之安堵如故也非爲民捍大患者耶且今天下袞俶寇患矣　姑未能一穿其頸而半壁山河拱手

而授之民之扶死被傷者路相枕也令西河守而在不將掩口向人乎宜並祀之以爲守封疆者勸若之何其以一眚掩大功也

卜子祠記 補節錄 隰州志

錢以塏 隰州知州 嘉善進士

先賢卜子夏衛人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其終老於西河或復歸於衛史未之載也河津有子夏墓芮城亦有子夏墓而孝義縣西有三子墓三子者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益荒唐不可信而通志并載之乃隰州則亦有子夏墓云夫世所傳古蹟大抵出於傳會有好事者創其說復有好事者傳述之而其後遂不可辨一遇博物洽聞之士考今訂古徒貽一笑而已矣雖然五方之人性不同曰某所某奸佞之所居也則怫然以爲辱某所某聖賢之所處也則欣然以

爲榮爲榮爲辱不言而同然是即可以徵人性之本善也彼夫埋魂委骨邱夷陵毀石馬嘶湮豐碑卧草葢不知凡幾曾未有稽其姓氏攷其里居官爵而爲之欷歔憑弔者乃若先賢一抔土微芒疑似之間遂若信之切慕之深勃然動墟廟之思僾然有羹墻之見者此一念也謂非可與爲賢可與爲聖之機也哉

劾魏忠賢疏

明天啟壬戌科進士　王裕心邑人

爲請納忠言以杜禍源安宗社事臣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行有違祖訓爲皇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蓋言學校爲集思廣益之地爲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以爲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寮采有忠直之友如此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爲皇上見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

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聖旨乃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皇上以奸璫爲貞忠直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膽顯惡大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雷同以瀆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取他人之說以爲已說雷同者聞人之言而附和之也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爲皇上陳之古昔三代之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太祖高

皇帝及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夫劉瑾在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不狎親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國史載之以爲千古美談然武宗猶在壯年也若神祖之處馮保直可謂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嘖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萌尊擅臺省抗疏劾奏然

未有合朝公疏也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於南京以伸國法以保全其首領至享四十八年之福實錄紀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多僭萌未聞以私塚而等之陵寢也劉瑾雖暴宮闈未有死宮妃聖儲之顯迹也未聞以內操之甲兵四時入太廟也今忠賢宮中之受害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內操一節鼓炮之聲驚天動地而九廟之神靈不安每饗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兩監掖聖躬步行如飛臣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聖

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雜於兵戈之中是時變在呼吸何以爲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卽行罷禁不俟終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逐驅正人以無辜而枷死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於兇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之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欲於朝罷跪以候旨聞忠賢云但謂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陳叩請矣夫公莫公於舉朝公莫公於太學皆謂忠賢之當誅也而皇上漫不經意豈合

朝諸疏皇上悉未見與不然何初猶批荅數日以來

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

伏惟皇上將楊漣之疏發下九卿科道一一從公究

問皇上不即加劉瑾之誅而以神祖處馮保之法處

之俾得全其首領而免於誅戮則恩威並著千萬世

後將皇上與神祖並美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